



台儿庄古城里的皮影戏表演

【行走齐鲁】

美景与非遗交相辉映的台儿庄古城

□郑学富

前不久，陪朋友游览运河重镇台儿庄古城，被城内丰富多彩的非遗表演所吸引。

船型街是非遗表演集中展览区，在一个不大的舞台上正在演出柳琴戏。柳琴戏流行于鲁苏皖接壤地区，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柳琴戏出现在清末，源于当时的穷苦人上门乞讨时随口演唱的小调，在长期的演艺过程中日臻成熟。旋律摇曳多姿，节奏或舒缓或明快，唱腔曲调优美、细腻婉转，尤其是唱词句尾的拖腔委婉缠绵，有拉人魂魄的魅力，因此当地又称“拉魂腔”。女腔委婉华美、俏丽悠扬，男腔粗犷奔放、深沉浑厚。这是台儿庄古城非遗表演的一个缩影。

台儿庄古城肇始于汉代，发展于元代，繁荣于明清。明万历年间，京杭大运河改道流经台儿庄，使其成为水旱码头和商贸重镇，呈现出船舶迤邐、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。据《峄县志》记载：“台(儿)庄跨漕渠，当南北孔道，商旅所萃，居民饶给，村镇之大，甲于一邑，俗称‘天下第一庄’。”

1938年春，“台儿庄大捷”驰名中外，台儿庄被誉为“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”，同时台儿庄也被炮火摧毁。恢复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占地2平方公里，城内拥有3公里古运河道和15公里水街水巷、十大主题街区、40座文化展馆，汇集南北八大建筑风格于一城，是古运河畔唯一一座南北交融、中西合璧的历史文化名城，被誉为“运河文化的活化石”“中国民居建筑博物馆”。流经台儿庄古城的3公里古运河河道(月河段)、11座古码头、960米的古驳岸和运河水工遗存、运河附属遗存、运河相关遗产点入选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，成为我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及第46项世界遗产。

台儿庄古城在非遗保护传承中，不断提升景区品质，丰富文化内涵，打造丰盛的非遗文化盛筵，向游客展现“动态”的运河文化、非遗演艺、民俗展示、社火巡游。

在谢裕大茶行表演的传统曲艺山东快书，流传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，也是第一批国家非遗。传承人王超表演山东快书近20年，他的表演字正腔圆、台风稳重，演绎的角色惟妙惟肖，观众如临其境。

在关帝庙广场上表演的中国首批非遗项目，有“中华第一龙”美誉的火龙钢花，已成为游客来到台儿庄古城必打卡的项目之一。在一场充满梦幻的实景演出中，舞龙者在温度高达1500℃的“铁水流星”下舞动穿梭，一条红色的巨龙，在一朵朵巨大的金色花朵下来回摆动，人在龙中舞，龙在火中飞。

台儿庄古城内还有鲁南特色和

运河风情的鲁南花鼓、运河号子、渔灯秧歌、乾隆巡游台儿庄、万家小姐抛绣球等20多项非遗民俗演艺，全天候不间断在古城内进行表演、展示。演员或奔驰、或跳跃、或对唱、或打趣，节奏鲜明、气氛热烈，充满浓浓的文化韵味。

在大街门街驿站广场前，一阵独特的曲调声吸引游人驻足观看，这是独具鲁南特色的皮影戏。正在幕后操作的，是鲁南皮影陈氏家族第四代传承人陈守科。他的祖辈以前为了谋生，常年奔走在运河两岸表演皮影戏，后来皮影戏很少有人演了。台儿庄古城重建后，陈守科来到古城内重操旧业，已经在这里表演了十几年皮影戏，很受游客的欢迎。他在原有节目的基础上创新发展，通过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，向游人讲述发生在当地的红色故事。

胡家大院的扎染是传承上千年的民间传统染色工艺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经过传承人“巧手扎锦绣，靛蓝染春秋”的演示操作，在喧嚣的街市上挥洒出水墨画般的韵味。

市楼西侧的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。一根根普通的柳条在手艺人的手上飞舞旋转，如同有了生命一般，在魔术般的表演中，一件件精美的柳编工艺品呈现在游客面前。这些非遗项目在表演展示的同时，还开发了文创产品，制作出一件件特色旅游商品，令游客爱不释手。

因台儿庄地处南北过渡带，南北文化在这里碰撞，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。在这里能品尝到具有南北风味的地方美食，比如黄花牛肉面、菜煎饼、羊肉汤、辣子鸡、微山湖四鼻鲤鱼、石头大饼等。黄花牛肉面就代表了南北风味融合的运河饮食文化。黄花菜产于南方，黄牛肉则是北方所有，二者的结合缘于大运河。南来北往的船只在台儿庄码头停泊靠岸，商人、船工、纤夫在此歇息休整，大量南北客商在此定居，形成了南北风味兼具的饮食文化。北方人喜欢的牛肉和南方人酷爱的黄花菜在此碰撞，给台儿庄平添了一道美味。每到节假日，台儿庄古城都会举办各种形式的美食烹饪大赛，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齐聚。

台儿庄古城作为首个国家文化遗产公园、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地，始终发挥着非遗文化传承、交流和发展的平台作用，连续举办了台儿庄古城春节大庙会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、大运河文化带优秀非遗项目展演等系列活动，有效推进了旅游与非遗的融合发展。

当我们离开台儿庄古城时，夜幕降临，我们走在流光溢彩的石板街上，望着古运河上的点点渔火，远处传来铿锵有力、悠扬悦耳的“运河号子”，美丽的风景和非遗在此交相辉映，绽放出更加璀璨绚丽的光华！

□赵瑞峰

世人多知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，却不知还有一位与他在伯仲之间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。这也难怪，毕竟王士性“被冷落了将近四百年，尤其在清中叶以后几不为人所知”(复旦周振鹤)。

王士性(1547年—1598年)，字恒叔，号太初，别号元白道人，浙江临海人。明万历五年进士，此后相继在河南、北京、四川、广西、云南、山东、江苏等地做官。王士性喜好游历，《临海县志》说他“无时不游，无地不游，无官不游”，他的足迹遍及当时的两京十二省，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游记与记游诗，并结集成《五岳游草》。王士性晚年又对平生游历、考察的见闻进行细致梳理，加以学理提炼，相继完成了《广志绎》《广游志》两部主要的地理学著作，成就足可媲美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王士性在任职礼部和后来任山东学政期间，多次漫游山东，尝言于“齐鲁名山川，无不览焉”，其中曲阜、泰山、济南等地还是一游再游，兴趣不减。这都被他以简练、精彩之笔记录在《五岳游草》《广志绎》中。

明万历十六年冬，除母服，王士性沿京杭运河北上京师，在驻帆济宁期间，适遇昔年在济阳结交的友人陈思俞。陈思俞深知王士性爱游的秉性，便极力劝说他趁便游泰山。王士性虽赴京师心切，却也按捺不住勃发的游兴，几乎未加思索便答应下来。于是在二月十五日，和陈思俞结伴从济宁到泰安，因途中稍事耽搁，直到二月十八日或十九日方登上泰山。

王士性登泰山的路线，据《岱游记》所记载，是由一天门(红门登山口)，到高老桥、马棚崖，二天门(中天门)、三天门(南天门)，直至玉皇顶。返回时，则是从白云洞、高老桥，到经石峪……实际上和现在的泰山东路登山路线大体一致。和别的文人写游记是游后再写不同，王士性是边游边记、边记边游，游毕，游记也便写成，这要比事后凝神费力追记，无疑更为真实，也更具有现场感。

王士性心仪泰山已久，一旦览之，即以高超笔法，倾情描绘泰山美景，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。比如，他记录登上泰山之巅，来到玉皇顶的见闻：“殿前磐石轮囷擎突，如戴切云之雀鬼者，岳顶也。虚其顶四望，无所不际天……白云东来，群峰尽失，非烟非雾，隐隐荡滴在云下者，大海影也。西南涓邻如缕，乍明乍灭者，汶、洗诸水也，徂徕素称宾于岱，至此亦拱状如儿孙。其它壑敦满地，烟火聚落，目力所不能竭者，龟蒙、凫、峯诸山也……从殿后眺桃花洞，丈人苍颜屹立，千尺不动者，丈人峰也。又东北望黄华洞，即玉女修真处，与仙人石间咸杳不见。”

明代文学家、史学家王世贞在《弇州山人续稿》中称：“(王士性)文尤能近两京，出入《史》《左》，叙事委致，而以险绝为之。”

古人写游记，文笔多平实，像王士性这样用尽形容之能事，而又能寓深情于其中的，实不多见。

《岱游记》记载：“余欲宿日观峰望日，为连晨夕翳暝故……”日观峰望日而不见，不无遗憾。后来王士性送友人南游时经过泰安，便再次登泰山，这次终于看到日出，算是弥补了前次的遗憾。《五岳游草》卷八有诗《登岱宗观海行》，便是这次观日出的记录，其中有诗句：“鸡鸣赤日生扶桑，日观峰高海水黄”。

《岱游记》末段转而写游灵岩寺，似乎和游泰山不相关，实则不然。王士性游泰山后返回，对来迎他的友人说，“岱之游止矣”，友人则说“未也……阴则灵岩寺，其寺宋天下四大刹之一，一不至，岱不成游”。王士性显然很认可这一观点，于是欣然游览灵岩寺。《岱游记》记灵岩以衬泰山，且浑然一体，无有枝蔓之嫌，犹有迂曲灵动之妙，真是大手笔。

王士性登泰山时，除随笔《岱游记》之外，还写了诗，这便是《五岳游草》卷八中的《登岱四首》，兹录《登岱·其一》：“仙人挟博泰山隅，授我真形五岳图。太谷风生岩壑动，平原势压海天孤。骊珠未晓光先吐，颢气才临雨欲俱。遥指齐州烟九点，不知身世在虚无。”

除了泰山，王士性还游历了济宁、东平、兖州、登州、济南等地。《岱游记》记载：“余以戊子北上京师，以二月望日登济宁陆，与陈思俞饮于太白楼。”《广志绎》“楼阁条”记“太白楼”说：“(太白楼)在济宁州城上，济、汶、泗水横络其前，帆樯千百过酒楼下，时有胜致。”无怪乎，王士性一到济宁，即赴太白楼寻陈思俞共饮。王士性思绪联翩、若不胜情，因此慷慨赋诗。

1593年，时年47岁的王士性晋山东参政。据《王士性年谱》“1593年，万历二十一年，癸巳”条下记：“冬，至所辖东平、兖州等地行荒，作《赈粥十事》。”这是王士性以山东学政兼督粮道的身份，奉旨赈灾救荒，因此访游两郡。

因当时东平、兖州之间滕、峰两邑境内冈阜连绵，有盗贼出没，王士性主张在此两邑间再置一邑为善。其主张虽然没有实行，但从地理形势着眼谋治亦属难得。王士性之前曾屡登岱岳，后来有机会登上亦属名山的峰山，并在此保护了孤桐寺前的千年孤桐。

除了因公务游东、兖两郡，王士性还不远千里到达登州，并有幸目睹变幻莫测的海市蜃楼，以为“不可以常理断”。王士性参藩山东，平自以居济南为多，因此经常游大明湖，观泉水、考济水、探清河，处处彰显人文地理学家本色。比如，王士性记大明湖，“夏时菱荷满湖，葦荻成港，泛舟其中，景之绝胜者”，尤其让人向往。

王士性在山东参政任上仅一年，次年即调任河南副使，此时距其去世只有不足四年，其间也曾往返京师、家乡间。当他再次经过山东时，忆起当年数度在山东快意的游历，定会有无限欣慰。